



水莲花瓣上的露珠

■饶晋一（江西）

柔韧中
绽放花开的力量
是你，清晨的莲花

岁月捧起
你稚嫩的脸庞
细细端详

亭亭无瑕是你
以一朵莲的名义
带着整个荷塘欢唱

动人的美丽或许有所延迟
亦如那水莲花瓣上
凝成的一滴露珠
缓缓流入初秋的荷塘

江湖的哲学

■鹿瑞泽（河北）

不是我的眼里没有泪水
我只是不想纠缠太久
江湖的哲学需要多维解读
泪水解决不了江湖冷暖

先秦的哲学
诸子圣贤透析的足够明了
道言道，儒讲诚
朝代可以更改
江湖的容颜始终未变

白马非马
公孙龙子名扬江湖
龙辩非狡
正名言实
为江湖付出的
哲学的刻刀从不说谎

哲学从不欺世盗名
何必用多余的泪水清洗
心漂浮在江湖的平面
沉一半，露一半
再为江湖留一半

看不到的意念

■三丫（黑龙江）

无意间
一片枫叶映入眼帘
却看不到它的意念
秋风落叶
瞬间
羞红了山峦

从枝叶间寻觅
褶皱纹理清晰可见
犹如一位睿智的老者
将年轮隐藏于荫处
却惜字如金

晚秋的轮廓

■苏飞云（湖南）

自你走后
天渐渐转凉
换上秋装仍挡不住
四面八方的凄风冷雨

这本是收获的季节
尽管我付出了很多
可收获寥寥
你说有种付出叫徒劳
是无用功
我无语
只能把失落藏在心里
默默地自愈

山寒水瘦
一如我的梦想
还会是我吗？

一把钥匙

■ 杨晓欣（河北）

面容清瘦，一双眼睛深邃有神。林雪第一次看到他时，心里就有些慌乱。这时候传过来一张纸，让填写各自的工作简历。笔尖流动处，两个苍劲有力的字鹤立鸡群般出现在一串名字里面：石锁。

“你哪月出生？”林雪看到石锁和自己同年，莫名其妙地补问了一句。

“我花开后百花杀！”石锁引用诗句幽默地说。

“我也是百花杀。”

“噢——？！”石锁扭过头来惊讶地望着林雪一眼。

与此同时，林雪也十分专注地望着石锁。

石锁笑了笑，露出一颗可爱的老虎牙。

石锁的生辰比林雪仅早了半个小时，那就是说八字一模一样。他俩开玩笑说是一对投错胎的双生儿。

从那以后，俩人就有些亲近了。石锁是清泽县的教师，酷爱文学，他和几个兴趣爱好相同的文友自掏腰包创办了民刊——《雏菊》，从组稿到印刷可以说是一丝不苟，当时，在全国的民刊中名列前茅，这一坚持就是十年。石锁当时是民办教师，他除了教学，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《燃烧的红云》。

为了作品问世，石锁耗尽心血，

不问窗外柴米事，这导致了夫妻之间的矛盾升级，最后，妻子毅然离开了这个自诩追求理想的男人。

听着石锁的叙述，林雪不知为什么心里很疼。

石锁突然问道：“林妹，你敢嫁给我吗？”

“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你敢把狐狸口中的葡萄娶回家？”

两个人都甜甜地笑了。

他们约了亲朋好友办了一场简易的婚礼。

酒席开始前，石锁把一个红色的木盒子拿了出来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注视着木盒子，心里猜测着。

在所有人的期待中，盒盖被打开，一把黄澄澄的钥匙泛着幽光静静躺在里面。

“是金钥匙吗？快上前咬一咬！”

“哇——！这是楼房的钥匙吗？！”

这时，相机噼里啪啦响了起来。

“这是我设计的一把钥匙，上面刻了一个并蒂莲！”石锁捧着这把钥匙，非常郑重地交到林雪手里。

林雪一阵眩晕，她的嗓子眼有些发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林雪的第一反应是他名字里面有锁，而他就是等待她几十年开锁的那个人。

他们紧紧地相拥在一起。

林雪与石锁手牵手直奔楼房，迫不及待。

石锁就笑了：看来积蓄不少啊！

林雪痴迷地注视着石锁：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你眼里有故事，心里有主意，你就是我等待已久的那个人！

石锁坏坏地笑了，我是你丢失的宝哥啊！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

石锁说：我看得出来，你家环保搞得很好。娶了绿水青山啊，你就是我的金山银山！

林雪幸福地笑了：还不是为了等你！

一个月后，林雪给她闺蜜说，你知道和谐这个词的出处吗？

闺蜜说：你不就是想谈琴瑟和鸣吗？看把你给美的！

林雪说：他是个活出天命的人，纯粹的人，他的生命不断显化。他会引领我！你知道吗？他就像三四十岁的大小伙子！为了等待他，我鲜活着每一天，不敢老去。只有他的清澈，才配得上我的洁白。

闺蜜说：还是爱情牛掰，一个晚上就蜕变成诗人了！

林雪说：他是来审我的美的，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。你知道吗？他看了我所有的画，直到后半夜，我才催促他睡觉！

刺骨寒风，在没膝积雪中跋涉。滑倒了，被拽起；力竭了，有嘶哑的鼓励。当她们浑身挂满冰凌出现在最后一个点位时，欢呼声压过了风雪。陶红颤抖着卸下保温桶，看着战友狼吞虎咽，肩胛火辣的痛与透骨寒冷交织——原来“负重前行”四个字，竟有如此滚烫的体温。

夏季野训时，暴雨将粮垛泡在汪洋里。“护粮！”赵丽的嘶吼未落，女兵们已冲进雨幕。她们用身体筑成人墙，在泥泞中拖拽粮袋。李晨膝盖被碎石划破，血丝在雨水中晕开；王霞用后背顶住倒塌的帐篷杆；林雪在没胸的泥水中死死抱住面粉袋……当最后一袋粮食安全时，她们瘫倒在泥泞中，却笑得像穿透乌云的阳光。陶红抹去脸上的泥水，看见几只蚂蚁正拖着“口粮”向高地攀爬——那渺小身影与她们在暴雨中挺立的身姿，同样灼痛人心。

演习前夜，炊事班要准备数千份口粮。偏偏流感袭来，王霞烧得眼窝深陷，仍然站在案板前：“少一个人就慢一大截！蚂蚁窝里少了工蚁还能转吗？”她每切一刀，汗珠就砸在案板上。林雪蜷在蒸箱旁，咳嗽得蜷缩身体，却紧盯计时器。那一夜，灶火映着她们高烧红亮的脸颊，咳嗽声、蒸汽交织成“蚂蚁军团”的鏖战曲。黎明时分，王霞捏着半块冷馒头昏了过去。陶红看见班长眼中闪动的泪光，转头望向瓷砖缝隙——蚂蚁仍在晨光中爬行。刹那间，她分不清谁是蚂蚁，谁是她们。

表彰大会后，陶红回到氤氲着烟火气的厨房。她望向那个角落——又一支蚂蚁队伍正执着前行。目光扫过她的战场：李晨在铁锅前翻炒，油星跳跃；王霞揉压着巨大面团；林雪清点着密密麻麻的库存；赵丽用那双“勋章”手调节着火候……她们的身影与蚂蚁队伍在光影中交融，凝固成无声的群像。

责任编辑：王建成
编辑：王晓军 胡全旺 叶桂秀 金松



保定博物馆 摄影 | 周德会（河北）

锅台边上的蚂蚁

■ 张光彩（新疆）

锅台边沿，一队蚂蚁正悄然行进，首尾相衔，秩序井然，宛若一条流动的墨线。新兵陶红的视线被这微弱却又执着的生命力牢牢攫住，鼻尖蓦地一酸，一滴泪水砸落在油腻的瓷砖上，晕开一片微凉的湿痕。三天前的那纸调令，将她陶红的名字像钉子般铆在了“炊事班”的名册上。迷彩服上的油渍，灶台间弥漫的油烟，正在一点点吞噬她，紧握钢枪的梦想。只有这些渺小的生灵，正用纤弱的身躯搬运着她无意掉落的一粒米——像极了她此刻被“流放”至此同样微茫的青春。

“看什么呢，小

陶？”副班长李晨的声音温和地响起。她正麻利地削着土豆，银亮的刀刃翻飞如蝶，土豆皮连成长串坠入盆中。陶红慌忙抹了下眼角。李晨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嫣然一笑：“这些小东西啊，可是咱们的‘前辈’。它们单个儿不起眼，凑在一起却能搬山。”她顿了顿，把削好的土豆丢进盆里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“就像咱们炊事班，班长常说，锅台边上的‘蚂蚁军团’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

班长赵丽的手突然伸到锅沿上。那是怎样一双手啊！粗粝如风化的岩石，指节嶙峋凸起，掌纹里嵌着洗不褪

的油垢。几处暗红的烫痕烙在手背，像是岁月颁发的沉默勋章。陶红怯声问：“班长，您这手……”赵丽洪亮的笑声震得锅盖轻颤：“傻丫头！这算什么？”她布满伤痕的手指向忙碌的女兵们：李晨指尖的创可贴，是昨夜切菜时留下的；王霞小臂上横亘着发亮的烫疤；林雪细瘦的手腕缀着几点暗红。“打起仗来，最先饿瘪的是谁？就是咱这伙头兵！”赵丽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质地，“没有这群‘蚂蚁’搬弄柴米油盐，他们哪来的力气扛枪？哪来的命去拼杀？！”

陶红心头猛地一

震。这方寸灶台，根系竟深扎于战场的命脉。她低下头，蚂蚁仍在瓷砖上执着挪移——忽然间，她看见了李晨、王霞、林雪，还有她自己微小的身影，正笨拙而坚定地扛起某种看似微不足道却又沉甸甸的重量。

最刺痛的是那个暴雪夜。补给线被积雪斩断，训练场上饥寒交迫。命令如山：必须将热食送到每个点位！运输车在雪地里徒劳咆哮。赵丽看着锅台边的蚂蚁，猛地拍腿：“人背肩扛！”女兵们将滚烫的姜汤裹进棉被，用背包绳深深勒进肩膀。她们化身真正的工蚁，迎着